慈颜永驻

□孙浩

我仍痴痴地伫立在田头,眼前是燃着希望的浓浓的一方青绿,这是姥爷辛苦耕耘了一生的地方。

层层的青绿,环裹着一丘隆起的净土。没有松柏,没有碑刻,有的只是永远的安谧祥和。

我的姥爷已在这儿躺了七个春秋,晨霜晚露,朝霞暮阳。姥爷生前埋头苦干,带头致富,身后甘于无闻,归于田园。

姥爷走了,却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温馨追忆。

在某个微风和煦、恬静优雅的午后,在某个街巷寂寥、人迹罕寻的黄昏,载着往事的溪流在我的心田孜孜浸润。

一阵清脆的车铃声,踏着时光的流韵向耳畔飘来。

那时我刚上初中,学校就在镇上。

每次去学校,我都要舍近求远地从这片遍开金黄的油菜地经过。

有时我一眼就望见在菜花丛中查看长势的姥爷,有时却遍寻不见,我也不气恼,只是把自行车停好,叉腰站在路边等待,很快熟悉的有些佝偻的身影便出现在眼前。不出所料,姥爷正在油菜丛里俯身拔草。

得胜的猫儿欢似虎。“姥爷!”我蹦着跳着往油菜深处跑去。姥爷不心疼被我踩坏的油菜,却连声嘱咐我,“小心小心,别刺了手!”我哪管这些,等到了姥爷跟前,早已遍手鳞伤。姥爷就捻点土,给我按上,用土法子给我治伤。

我们爷俩一前一后从地里出来,坐在地头唠校园生活,唠世故家常。

姥爷起了烟瘾,就拿出烟袋,咂摸几口。香烟在我俩上空弥漫,我竟一时分不清闻到的是烟味还是油菜香。

姥爷从不问我的学习,但却无时不在牵挂着我的学习。我常常偷着笑姥爷这是“欲擒故纵”。临别时,我给姥爷背了一篇文言文,是沈复的《浮生六记·闲情记趣》。当我背到“昂首观之,项为之强”时,姥爷竟也扭了扭脖子。“莫非姥爷听懂了,还是只是巧合?”这个谜底我最终还是没解开。

有时考得差了,我哭丧着脸说与姥爷,姥爷却笑语盈盈地用种地的体会安慰我,“娃儿,以前水利条件差,种地,就是看天吃饭。我每年都是尽全力耕种,把农活干得漂漂亮亮的,有时‘天公不作美’,这收成就不好,可我心里却坦然无愧呀。所以,凡事先尽最大努力,至于成果嘛,也总归会有的。”

散着油菜花香的乡间小道,给我留下多少温情的回忆!

而今,呆立在田头,只有泪眼模糊,悼思满怀。

姥爷安息的不远处,一座砖窑场巍然耸立着。

这窑厂,如一尊无畏的斗士,穿灰甲,披红袍,俯视着四乡八野。

十里八村的新房,其砖材大都来自这座窑场。而它的创建者,却是我的姥爷。据老辈人讲,建窑场时,村子里的青壮力几乎都出动了。大家在姥爷的带领下,加班加点地干。

姥爷既不是村镇干部,也不是富商巨贾,为何能有如此高的号召力?全凭他正直处事,清白做人。

姥爷的父亲离世得早,为了生计,姥爷自幼离家学技。他最擅长的是泥瓦活。附近的人家只要有盖房子的,都会请姥爷去。姥爷就专挑那些生计困苦的后生跟着去,既能吃饱肚子,又能学到技艺。

姥爷带着他的班底走遍了附近的村村寨寨,经他盖的房子也遍布十里八乡。姥爷盖房子,从不“磨洋工”,也从不给主家提要求,他一心只把活儿干漂亮。

姥爷生前最爱躺在枣树下的藤椅上小憩。

那时,我们表兄弟都还小,也爱在枣树下玩耍。我们摔方宝,荡秋千,但毕竟年幼,不知亲爱隐让。玩不多时,就吵起来。相持不下时,只好找姥爷评理。孙子说孙子有理,外孙说外孙有理。有时说得兴起,我甚至要把嘴巴埋进姥爷的耳朵里。姥爷可犯了难:手心手背都是肉,怎么办?各打五十大板,也不妥。姥爷只好叹一口气,摇着蒲扇返回屋里。

多少次我辗转难眠,向沉沉夜幕伸出双手,却什么也抓不住,捧回来的只是一片笼罩着忧郁的星辉。垂泪时,姥爷的身影就在断了线的泪珠外;仰望时,姥爷的笑容就在月华皎皎的星空里。

“高盖山头日影微,黄昏独立宿禽稀。林间滴酒空垂泪,不见叮咛嘱早归。”

前几天,做了一个梦。

梦里,姥爷偌大的院子空空荡荡。我疑惑:姥爷去哪儿啦?

这时,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是姥爷。

他挨个屋里看了一遍,又急匆匆地迈出院落。

我忙跑过去叫住他,“姥爷,去哪儿?”

姥爷微笑道:“我想你们了,回家来看看,我看吃的喝的都有,地里活也忙完了,就放心了……”话未说完,姥爷的形象便模糊起来,离我愈来愈远,只遗落下一顶散发着汗香的草帽。

我猛奔到门外,却再也寻不到姥爷的踪影。院子里只回荡着我连声地哭喊,“姥爷——姥爷——”醒来后,泪水满枕满腮。

人,在现实中;魂,却依然锁在梦境里。

残阳西隐。从田间回来,我决定到姥爷的小院里走一走。

小院里,那棵枣树已亭亭如盖。

儿时,我常抱住枣树的“歪脖子”荡秋千。或者,摘一颗青涩的枣子塞进嘴里,努力咀嚼出一丝香甜。

姥爷,此时,我多么希望,一转身,您就突然出现在枣树下。还是那把藤椅,还是那把蒲扇,还是一脸的安恬。

2022散文大赛 来稿选登

主办:山东省散文学会 牡丹晚报

我的露天电影

□陈华卿

20世纪80年代,农村的精神生活很是贫乏。没有电视,甚至没有通电。所以,乡亲们都期盼放映员的到来。但放映员也是有任务的,不可能总在一个村放电影,附近村子总要轮流放。因此,能在本村里看得上一场露天电影,是非常奢侈的事。也就是这个原因,我对露天电影的记忆非常深刻。

村里来了放映员,大人很欣喜,小孩子更是心急,吃了午饭就去占地方,放板凳。倘若未来得及搬凳子,就要用树枝划下地盘,警告别人属地有主,并且“神圣不可侵犯”,为争地盘,争吵打架的事也是常有的。但电影上映,彼此也就不记“仇”了。

看电影是一件隆重的事,那是要提前吃晚饭的。父母在这天都会收工很早,太阳没下山就要做好饭,扶老携幼地往电影场赶,要是时间来得及,或是赶巧有熟人能捎信,就必须让亲戚朋友家的小孩也来热闹热闹。毕竟一年也来不了一两次放电影的,既然来了,让大家来看场电影也是很应该的。

吃过晚饭,去电影场的路上,相当热闹。呼朋引伴,说说笑笑。胡同里,大路上,都是人。问候着,谈论着,“地里的庄稼怎么样了,”“谁谁家的孩子怎么了,”“今天的电影是什么?”未卜先知的,唉声叹气的,劝人宽慰的,什么话题都有,什么腔调都有,该说的都要说,不该说的也想说,似乎平日里都很忙,现在一下子找到了合适的机会,都想一吐为快。说归说,大家都没停下来,因为电影还都是要看的。

放电影的地方人山人海。走着来的,骑洋车来的,也有拉车子来的,车上坐着老人、小孩。铺着被子,防止小孩看电影困了,没地方放,睡在车上,盖上被子,方便实惠。家里老人行走不便,坐着车来,也热闹热闹,和很长时间没见面的兄弟姐妹,叔公大伯打个招呼,那亲切劲,甭提了。

看电影的有本村人,也有附近村子的。吃过晚饭没别的事,干脆来看场电影,省得在家费油点蜡。也借这个机会和相熟的人打个招呼见见面,增进一下感情。好处多多,何乐而不为?

放映机前的电灯亮了——放映员终于来了!场子里的声音小了许多,大家都看到了希望,仿佛久旱的大地终于见到乌云一般。按惯例,放映前要试镜头,打一束白光到前面的影布上,就着那道白光,许多小孩,也有个别大人会弄手影,小兔子形状的,小乌龟形状的,大公鸡形状的……投到影布上。有时也会迎来一阵喝彩,弄手影的便会害羞地骄傲地笑几声,心里很美。

好不容易开始放电影了。电影片的种类不一,但一般情况下,小孩子还是爱看武打动作片,什么《少林寺》《武当》《吕四娘》《侠女十三妹》等。好动的小孩对里面的“大侠”很崇拜。眼睛盯着影布,拳头握得紧紧的,牙关咬得紧紧的,眉头锁得紧紧的,恨不得跟大侠一块行侠仗义,快意恩仇。又恨不得踢上两脚,打上几拳。老人们觉得还是看“戏”好,《诸葛亮吊孝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风雪配》《贵妃醉酒》等。熟悉的人物,熟悉的捏打,熟悉的唱腔,会让他们情不自禁地跟着锣鼓点来上两句。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老人对此体会深得很。这在我印象中,每次放影片都放两部,而其中一部必有战斗片,《智取华山》《奇袭》《十天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。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岁月里,能参军入伍,提着枪打仗,建功立业,恐怕是每个男人心中的梦吧。往往影片还没结束,就会有小孩到影布下,捡“子弹皮”去了……

电影场上一片肃静,人们都凝望着影布,心也随着主人公的命运,或喜或悲,这将是近几天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。

但那是大人的事,和我们这些小孩没关系。我所关心的,是电影散场后,提前回家的父亲是不是又给我们做好了夜宵?父亲性子好,从来不大声吵我们。每次村里放电影他都要提前回家,给我们做一顿“疙瘩汤”或是一锅红薯抑或一碗面条。怕的是天太晚,我们太冷,吃点热乎的好睡觉。

至今,我仍觉得父亲的手艺好,因为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夜宵。

起舞翩翩

□海上舟

放下心中的不甘
我想去郊游一番

我想和鸟儿对唱
我想和鱼儿同游
我想和蛐蛐、萤火虫闲聊

我想对失意的朋友
道一声祝福
我想和幸福的人们
起舞翩翩

金秋高粱红

□张春生

风吹叶落
秋天一路走向遥远
乡间的田野
高粱映着夕阳
点燃一片片灿烂

高粱举着画笔
把西天的云彩绘成橘红
秋天的彩锦
瑰丽而又壮观

沉甸甸的穗子
挤满红玛瑙
在晚秋里沉醉
像劳动者笑脸
红高粱摇曳着幸福
更像微醺的壮汉

在五彩缤纷的秋野
又见金秋高粱红
仿佛一首高妙的诗
题写在精美绝伦的画卷